

輯二 你體內曾是黃昏的事物

啞劇的高尚

日出前一小時的東方

是黎明把時鐘撥快

提前洗濯身體，用最清潔的方式

通往深夜的白地窖

是我們乾乾淨淨的生活

反覆潑灑

白月亮的水

我朝東方有默契般地打手影

與你的永恆交融

只要這麼做，草稿上的星星會是

黑夜磨出的純穀粒，親切地紛落在我們生活中

成為各種可愛的瑣事：

牛奶，床單，翻譯到一半的詩

會流淚的閃雷

自轉的葉片，電風扇

只要我簌簌搖動黑筆

註記會延伸出一大片詞語的星空

在我們虔默而啞劇般高尚的生活裡

所有銀色的餐具

都是仁慈的

所有的水瓶都漂往同一片海洋

日落以後，你還能把時鐘調慢

像你躺臥休憩時的心跳

你來不及栽植的第三十個夏天

以蒲公英的姿勢飄遠，然後晾曬在打穀場

豆莢：時間熟成的上揚

以一種啞劇的高尚，你虔默地

接住我的手影。日子已經很充盈很美

夜晚因為其中的血管而溫暖

太陽成為琥珀的酒心——

雨中孤兒院

或許是種恩賜：

一座雨中孤兒院

寒愴，但發出清香——

那些我未曾好好收尾的殘章

沒修改的敗筆

都眷戀著生活

熱愛缺角的馬克杯兜著霧氣

輕盈旋轉的樣子

破敗中不無溫暖

連壁癌上的形狀都像咖啡漬

會帶來靈感。

篤信天主教的院長總在子夜十二點

探看哪些孩子的毛毯滑落

毛毯上的小太陽仍在。他為他們拉起來蓋好

才去禱告。

禱詞中總有平安的語彙

在我還沒有一一扶正的斜體字母間

尚未修改的敗筆擱置已久

不急。我明白，整葺它們需要凝聚

深深的虔默的情感

一碗玉米粥攪涼了

還在等待寧謐的湯杓來攪絆

像有限嚮往無限

甚至連雨都為之骨折——

遠方的小燈愈拉距愈昏黃

懷錶生鏽了，還在尋找缺失的照片

但雨中孤兒院從不尋找

濕氣中準時謝飯，菜肴並不豐盛

卻能吃飽。孩子們性情不一，但都能

同時聞到永恆與花火

也知曉雨天的美麗

並不長久，而能在這時段留停一些思緒

沉澱、釐清那麼多的願望中

哪些耐潮，哪些需要保持乾燥

點一支過時的蠟燭

讓火安息

你體內曾是黃昏的事物

你依然嚮往遲到的太陽

相信許多事物的內在含著更緩慢

也更鄭重的速度

夜是一道最美的弧線

你捨不得收捲起來卻寧可它是

成團的毛線球

只是看著，就溫暖地

聯想到牧場。襯得你的手指亡靈般

纖長白皙，沿著最深濃的線條

緩緩注入羊乳

你深知，從太陽開始就遲了

從剛開始明亮的時候

——金而鋒利，像刀片割破仰望者的眼瞼

受傷的人卻都沒有發現

語言之所以尖露璀璨正因那道傷

無痕的疤

那種慈悲的遲延

一切你擁有的都曾是黃昏

曳出晚霞的笛音

所有你倒過羊乳的夜

都曾是被開的末班車，多出一重情感的輪轍

破敗的裂縫，默默死過許多個海子

哭泣時敞開手臂的

大地春暖

你體內所有曾是黃昏的事物

都是血液中最後的冬天

你依然是晨光中的逃犯

前科累累，身心失重，或許會再禁不住盜竊

不能不悔恨，自外於罪行

但能想像自己坦然地臥軌

寬闊的地平線上

張開每一顆毛孔，好好曬太陽

那些你未曾說出的

珍貴如一千個小時的祈禱

——你未曾說出的話語

早於東方的珍珠

早於語言，早於你學會嘆息

那時它們是一道世上最長的火車站廊道

長得足以包含你未曾度過的艱難

同時收容受寒的影子

包括野貓和你自己

但你如何同時步行經過

又被善意地收容？

班車飛略之間你模糊地照見

遠方擺設了盛宴，酒杯之間傳遞懷念的聲音

填入你胸中的胡桃空洞

而記憶像旅人，一站站拍照，打卡

明知總會丟失或遺忘些什麼

還是想要拍攝下每一簇

海上的火

那麼長的廊道你久久地走

拾貝般撿起別人的零碎物——它們被拾起時

會發光而溫熱，凝成墜形的眼淚

可樂拉環，咖啡塑膠杯蓋，紙屑

你能珍重地說出名目

無須重新命名就能再生

有一天你會把步過的走廊

迴旋形切片成時間的水煙

你悠悠地熨燙，滿懷著回家的感情

無論哪個月臺你都能逗留或者

跳上車廂，坐定後開始祈禱。那些你未曾說出的

像日子多情的階梯

乍看憑空消失

卻升起一千個小時般珍貴的祈禱

每一句都能引你回家

隨火車顛頗而搖曳得很美

準確地失去

你已不再執著於分辨

白晝與雪的花色

寧可站入兩者交織的語境中

忍著寒冷，眼睛眯得細細的

直到目光的雪撬有了

理想的落點

你知道理想落點不盡完美

影子裡兜著鳥影

只是棲息就刮出了駁痕

你還沒有適應寒冷，只是假裝自己可以

在一疊碎片中成為技巧

可以準確地失去

你夢到自己擁有敞亮的房間

訂作了大面的書架卻放不進一本書

所謂無所有也無非像個

盲眼的圖書館長

點著生鏽的復古燒柴暖爐

在休館時段聽見書頁

優美地翻動

霏霏地，能吸引善良的乞丐

進來躲一夜的雪，聽你用剛學會的語言唸詩

生澀的法語和月亮相撞

磕碰出瓷器聲

而你的手還停在開門的動作——

你們都已不能分辨

這是白晝、雪夜

或只是你睫毛上一瞬的黑火花

你已不再蓄意地失準，不再嚮往美好地犯錯

沈默而乖巧地當名人質

把頭髮撥整齊

最大的反抗只是踢開碎石頭

飢餓時表現得清白而美麗

「不哭鬧才能聽見鳥的心跳。」

你沿途安靜，面孔乾淨

知道將被載往一個可以準確地失去之地

分毫不差地失去鑰匙

語言，淡青色鹽粒的形廓

愈發寡淡而那麼乾淨

你失去善意開門的手

卻記住了善良的乞丐

那無垢的眼神像你在失明之前的樣子